

■乡间人物

对门新搬来一个姓李的老头，个头不高，一张圆乎乎的脸，头发已经花白了，看上去一脸的严肃，给人一种不太好说话的感觉。听说他原来在外地工作，本想着退休后来老家安享晚年，可他每天都闲不住，没事就喜欢围着小区来回转悠，看到什么闲事都要管一管，大家都称呼他“李老头”。

“谁扔的香蕉皮啊，这要是不小心踩上滑倒咋办！”“扔完垃圾也不及时盖好盖子，弄得小区臭烘烘的”……大家经常会听到他扯着喇叭似的嗓门在嚷嚷，可每次嚷嚷半天，也少有人搭理，他就默默弯下腰，捡拾起地上乱丢的垃圾，或把垃圾桶盖悄悄盖好。

因为小区是开放式老旧小区，平时楼道无人打扫卫生，旧自行车、纸箱书籍等各种杂物随处可见，地上也满是灰尘，平时我们都住习惯了，可李老头却看不过去了，他先是拿着扫帚从上到下扫个遍，而后再挨门逐户敲门催促，让大家把各自门口乱堆乱放的杂物收拾干净。

“我们都在这里住几十年了，一直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人管，这个李老头非让收拾，真是多管闲事！”被敲门的大都很反感，很不情愿收拾。但李老头做事执拗，一条道跑到黑，谁不收拾，他就天天敲门催促。我们门口堆了些塑料瓶，李老头一连催促我三遍，我都无动于衷，最后他来敲门，我就假装没听到。这下李老头急了，居然自己动手把瓶子搬到楼下，直接卖给收废品的。当他把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我时，我连忙摆手示意不要，可李老头非要硬塞给我，我坚决不收，他放在地上，转身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无奈地摇摇头，感叹道：“他可真是倔啊！”

前些日子，妻子做了个手术，我全天在医院陪护。入院第二天，楼下邻居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家卫生间漏水了，让我赶紧回家看看。当我回家后发现原来是水管破裂了，当时整个卫生间到处都是水，再不堵住漏水处，整个房间都有可能被淹没。我正束手无策，李老头突然出现了，二话不说，脱掉鞋袜，卷起裤管就进了卫生间。先关掉水阀，又帮我把积水清理干净，经过好一阵子忙乎，李老头累得满头大汗，我本想倒碗水让他休息会儿，可他拎起鞋袜，丢下句“都是邻居，这点忙算什么”，光着脚丫就出了屋子。

望着李老头匆匆的背影，我心里突然涌起暖流。以前总感觉他爱管闲事，事多讨人嫌，可自从他搬进小区以来，楼道干净清爽了，多年不亮的路灯重见光明，小区地上垃圾也减少了……想明白这些，一股对李老头的敬意从心中油然而生。

□ 许海利

□ 李成

■百姓记事

纸片儿记忆

我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长大的。小时候村里穷，除了一些简单的农舍，农舍里除了床铺和一两张桌椅，别无长物。大部分人连一本书、一张报，甚至一张厕纸都很少见到。因为父亲在学校教书，我家倒是有几本书，为了给母亲剪鞋样，父亲还会攒一些废旧报纸。

有一天，我到比我大一两岁的堂兄家玩，却偶然发现他家是有纸的。那天因为内急，我急忙跑进他家的茅厕里。忽然在那间厕所的檐头和墙壁相接的缝隙处，看见了一卷卷撕得齐整，且很是洁净的纸片儿，每张大约有一个巴掌那么大，主要是用旧报纸撕碎的，也有一些旧课本旧作业本之类的，一看就知道是供他们如厕时使用。

堂兄一家素以做事精细、特别爱惜物力著称，厕所里备纸是我在村里别的任何一家都不曾见过的，我心里不由暗暗佩服。可以想见，堂兄一家在平日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收集一切能捡到的废旧纸片儿，所以才能很好地解决了生活中的这一难题。

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因为平时很难找到纸片儿玩——比如折纸三角、纸船之类的，一见到这一卷卷的纸，不禁心动，便抽出一小叠拿走了。后来别的孩子知道了也去拿，一次去的孩子多了，竟把它全部偷走，而这当然被堂兄发现，有意在暗中守候来捉我们。我们被他抓住，互相推搡起来，但我们人多，把他推倒在地，然后一哄而散。后来再去偷，已经没有了，大约堂兄家不再在那里放纸了。

现在谁能想到，就为这么一点纸片儿，竟还发生过这么一番故事呢。如今要什么样的纸没有，即便是在乡村。

偷纸片儿事件的五年后，改革开放带来乡村很大发展变化，还是在这位堂兄家，有一天，我们共同的亲戚来了，我去探望。推开门来，忽然被迎门的一面墙壁惊呆了，因为几乎一整个墙壁都贴满了从香烟盒和旧挂历上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图案，有许多我根本都没有见过的，五彩缤纷，十分好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些有美丽图案的壁纸都是从哪里找来的？我再一次佩服堂兄一家真的都是有心人，善于变废为宝，用来美化生活环境。

我又忽然想到，堂兄他们即使心再勤快，但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经济发展带来的村民生活好转，也不会随处可见这么多五光十色的包装纸、挂历等，更不会焕然一新的靓丽墙面了。

从小时候的一张小纸片，到五彩斑斓的各类物品包装纸，到如今农村人居环境大大改善提高，再到现在盛行的无纸化阅读，我无端地感到欢喜。

■诗词歌赋

溪水清清

没有一块土地是贫瘠的

□ 李安宁

三月的柳条轻轻一搔痒
村前的小溪又开始苏醒了
解冻的一汪春水
又开始给远方的我写信了
说去年冬天的一场雪好大
大山小山都迷失了方向
这不，春天开着推土机一来
雪都逃进父亲的白发里了
曾经停顿一季的邮路
搭上春风的快车又畅通了
现在，天很蓝，桃花很艳
油菜花开得轰轰烈烈
你的发小——蜜蜂
正在上下翻飞，手忙脚乱
托我捎信给你
抓紧回乡
一起编撰一部春天的诗集

□ 黄健

在贵州高原，乌江之畔
有个小小的竹根坝村
僻远的沙壤地，贫瘠的沙壤地
有些庄稼始终无法结出果实
苦蒿、狗牙根、稗子，荒芜了
庄稼人的大半生
花生用内在美，感动了杂草
拱手相让土地的营养
以及草木间的清脆鸟鸣
歌声中
一颗饱满的花生露出头颅
此刻，我相信了美的力量

■品味乡村

犁耙水响春意闹

□ 游黄河

山绿了，水清了，汩汩的水泡一阵一阵冒出来，田地也有了呼吸。山坡上，远远看去如覆盖了一层绿色的薄膜。挂在老屋墙上的犁轘，在春风里，也有了铮铮的响声。

父亲光着脚在水田里踩了几遍，试探春泥的深浅。架起犁轘，小心地从五斗田开始，握着犁轘的手，紧紧抓着光滑的犁把，先是小声吆喝了一声耕牛，尖尖的铁犁，瞬间剖开了春泥，深黑的泥土如花一般在水里荡漾，春泥的香味弥漫在田野里，久久不散。

浅浅的、清澈的水，涟漪般灌进犁开的沟里，泥搅动着水，噗噗噗地溢出了犁沟。泥鳅黄鳝蹦了出来，运气好的时候，还有几条小小的鲫鱼。站在岸边的小孩子迫不及待地下田，扑到泥里，抓了起来，小孩浑身是新鲜的春泥，整个一小泥人。三两只小鸟也在犁轘的前后奔跳，不时在翻开的新泥里啄上几口，那味道一定很鲜美。

春雨绵绵，农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田里耙田，犁出来一道道长带子般的印痕。天很晚的时候，父亲蹲在田埂上，静静地听着田里的声音，他说，犁好的田，会发出呼吸声。

春天原野上的夜晚，渐渐热闹起来了。先是田地里某个角落有了一声蛙叫，如一点鼓声，接着就有了第二声，水边的鸟好像也没有歇息，长长短短地唧唧起来，山林里的鸟声更是在空野中四起。水田里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声此起彼伏。

父亲找了一处荒地开垦起来。先砍了荒地上面的荆棘，将白白的草木灰撒在地里，拣出小石子，把土深深一翻，再挑来一担又一担的猪粪平铺在上面。因为地处山边，多是沙土，他还特意从远处运来黄土或者黑土，毕竟厚厚的一层黑土才出庄稼。地边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父亲还要栽上几棵果树。一般来说，最好是栽上桃树，桃树三年就可以挂果。这样就算站在家门口，也可以看到自己家地里庄稼的长势，那几株桃花开的地方就是自己开荒开出的地。

父亲喜爱在春天种树。村子里有的是荒野之处，父亲早早就挖上了坑，嫁接好树后，以稻草绑结实，最后抓起几把水田里的春泥，把嫁接的地方覆盖好，过几天，看到嫁接的枝条发芽了，嫁接就成功了。

在春天里，一家人都在野外忙碌着，母亲要去山上打青，把一捆捆的嫩枝条丢进水田里，踩下去，沤烂，是极好的肥料。母亲在地头，把一个个的种子的窝打好，等日子到了，把种子撒下去。我呢，提了竹篮，去野外打猪草，一篮子一篮子的猪草，拿进屋子里，切好，煮熟，让猪吃个新鲜。

春天里，山青了，水绿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农事。

■故园情思

鸡雏“跑”春

□ 何恩斌

春日回乡，远远听见香椿树下啾啾喳喳的声音，原来是新孵的鸡雏出壳了。

母亲将一只箩筐搬到阳光下，箩筐的一半垫着稻草，稻草上面铺着一层裹着布匹的旧棉絮。一群鸡雏挤在温室里，啾鸣不止。有的侧着脑袋盯人，黑眼珠一转不转，好似发出好奇的询问：“你是谁？”有的跳到另一只背上，又滚落下来。有的钻到另一只身子底下，将它挑翻。老母鸡在箩筐周边踱步，嘴里发出咯咯咯咯的信号。它有几次跳到箩筐沿上，想回到鸡窝，却被母亲赶走了。母鸡鸡爪厉害，落脚也不够小心，有时候会伤到鸡雏。母鸡不满地叨咕几句，却也无可奈何。孵鸡期间的母鸡性子烈，猫狗一旦靠近，母鸡就会扑过去，张开翅膀，怒目圆睁，咕咕有声，作出奋力一击的搏斗姿势。斗鸡可畏，猫犬也都识相地绕道而行。

母亲将箩筐倾斜向地面，绒毛齐整的小鸡立刻争先恐后，从温室奔向阳光明媚的春天。它们步伐匆匆，但脚力不足，很快滚成一团，像毛乎乎的绒线球。它们在灰尘间奔跑，无所畏惧。着急的是守护在一旁 的母鸡，不时发出警示，提醒鸡雏慢点，再慢点。宋人汪莘《鸡雏》诗描绘了鸡雏跑春的温馨时光：“啄粟饮水孰教之，天机自动曾何疑。三三两两旋母脚，出入南北相追随。”

我在儿时给鸡雏寻觅过小鸡草，细小的颗粒聚集成草絮，用手捋一下，草絮就纷纷落下来，雪花一样轻飘飘。小鸡们用金黄的嫩喙练习啄食，有的又准又稳，有的半天只能捞到一嘴黑泥。“长嘴饱短嘴饥”，从出窝开始，鸡雏就开始了四处觅食的行程。用不了多久，它们就学会吃菜叶，捉昆虫，食蚯蚓，金色翅膀一天天硬朗起来，它们飞越篱笆、独步山野的时光很快就会到来。

老舍先生珍藏过一幅好友许地山求购的白石老人《雏鸡出笼图》，竹笼的栅栏刚刚打开，一群雏鸡飞奔窗外嬉戏，形态各异，憨态可掬，童趣盎然。先生珍爱的不只是鸡雏，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奔跑的春天。

■人与自然

园子里的春天

□ 刘义彬

两周前回到园子的时候，李树上挂的满是星星点点嫩绿的花蕾，桃花还没见明确的消息。这一周回来，李树上已满是翠绿的嫩叶，李花已开完，见不到一丁点花的踪迹了。桃花也开得只剩下一些花蕊和零星的花瓣，地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粉红。所有落叶树上都发出了新的叶芽，常绿的乔木像樟树、桂花树则像川剧变脸一样，换上了一层厚厚的新绿，有些冒出的新枝条达一尺多长了。

我的心里经常渴念着春天，但身体总是不由自主地迷失在俗世的泥沼之中。好在春天的脚步从来没有因为我匆忙的行程而停顿过，它从容地飞过我的园子，将身影投射在绽放的鲜花与绿叶之上，可着劲儿牵引我回家。

有一个新发现，好几棵杨梅树枝条上开满了细小的梅花。那些从叶腋里冒出来的穗状的玫红，着实令我有惊喜。园子里一共六棵杨梅树，都十几年树龄了，树干高达三四米，枝叶茂密。但每年直到杨梅成熟的时候，才能在树上找到星星点点几颗或十几颗通红的果子，虽然味道可人，但数量之少令人失望。正因为结果少的缘故，我从没看到杨梅树的枝头绽开过杨梅花。今年这密密的杨梅花莫非是想告诉我，一个通红的杨梅压弯枝头的年份要到了？

黄桃今年是栽下去的第三个年头了，树干已超过我高举的手指尖，树冠的直径也超过两米了，从这满树绽放的桃花看，今年应该要开始结果了。还有枣树，又长高了，去年结了三颗枣子，我尝了一颗，给妈妈尝了一颗，味道挺不错，今年应该也会是果实满枝的时候了吧。

每到春天，只要走进这园子，小心地寻找，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让我惊喜，一年的憧憬和期待也就开始枝枝蔓蔓地在心里延展开来。

前年的一场大雪压断了不少桂树的枝条，有些碗口粗的枝干都未能幸免，陡然空出来的那一片天空却没法很快填充，就像缺了一个口子的瓷碗，残缺得有些刺目。

去年开始，慢慢地树上发出一些新的枝条和绿叶，开始对那些残缺的空间进行修复。今年，在去年新发枝叶的基础上，又长出了更多密密麻麻的新枝条，新生的绿叶不声不响地就要将原来的空间填满，将旧有的伤痕给遮盖掉了。

自然界生生不息，其修复伤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像人身上的某些伤痛，尤其是来自人们心底那些深藏的隐痛。你看这些桂花树，才不到两年时间，那些醒目的伤痕和残缺的空间已接近完好如初，恍如什么伤害都不曾发生。

一盆茂盛的三角梅，去年开得真好，火红的花朵从夏天肆意张扬到冬天，才慢慢收敛起来。去年冬天，三角梅放在室外忘记搬回屋子里，一次冰冻将树叶

■心香一瓣

朋友圈是一条河

□ 胡萍

我喜欢发朋友圈，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喜欢看别人发的朋友圈，欣赏人生百态。有人说，朋友圈是一条河流，既有小溪不断汇入，也有支流不断流出。朋友圈因此是流动的、鲜活的、永不干涸的。

每天我都要数次翻看朋友圈，每次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我的微友不算多，一百多人，有别人加我的，也有我主动加别人的。有些人加了之后并无联系，我也未备注其姓名，时间长了便忘了他们是何人，但不妨碍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亲情。有位中年微友非常孝敬他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他在最近的朋友圈里晒了他和母亲在一起的视频，并配文字：听母亲讲我小时候和姐妹们尿尿桶的故事。视频里，他的母亲正滔滔不绝地说着，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淌着笑意，而微友听得津津有味，非常温顺的样子。微友还发了陪他母亲重游他们小时候生活过的老街的照片，他在配文中祝母亲健康长寿：母亲，您好好活着，只要您还在，我就有可以回去的家。我也保证好好活着，让您想儿子的时候就能找得到。看着微友和他母亲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在为他的孝心点赞的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母亲。有很长时间没去看她了，立即决定，马上回家。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热爱。有位江西的微友是位中学老师，人们称老师为“园丁”，她可是名副其实的“园丁”，不但教书育人，还狂热地爱种花。学校的花圃、空地，家里阳台都被她种满了花。色彩斑斓的角童、清丽淡雅的二月兰、热闹喜庆的月季以及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她的悉心栽培下，姹紫嫣红，竞相绽放。她拍花写花，乐此不疲。看她的朋友圈，不但感觉很治愈，也让我想起了于良史的诗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想必这名微友带着一身花香去上课，那课也被她上得香气缭绕、诗意芬芳吧。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炫耀。在朋友圈里，即便是寻常之物，也会有人炫耀。有位北方的微友，在朋友圈发了张他八十六岁的母亲织毛衣的照片，并美滋滋地写道：“母亲手腕上的金手镯是我买的。”儿子考上了研究生，也要发圈广告告之。喝了杯拉花咖啡，也要发个朋友圈，等别人给他点赞。文章获奖了，更是大肆炫耀。有人说，炫耀的都是缺少的。而这位微友炫耀的都是拥有的，对他的炫耀我一点都不反感，反而觉得了不起，真诚地为他点赞。

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有位云南的微友，每年的捡菌季都会去几公里以外的山里捡菌子。他朋友圈里晒出来的黑牛肝菌、铜绿菌、青冈菌，像精灵，像雨傘，像小花帽，带着大山的气息，怯怯地，好奇地从杂草丛中探出头来。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隔着屏幕，似乎闻到了菌子的鲜香。有位本地的微友，在最冷的天气，挑战自己，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冬泳。还有位福建的微友，在朋友圈里晒旅游美食套餐，年前我正好去福建仙游县旅游，慕名品尝了美味套餐，真的是名不虚传呢。

朋友圈里还有很多广告，我也会浏览一下，遇到合适的，就下单购买。这几年，我通过朋友圈购买了五常大米、正山小种茶叶、月季花等。朋友圈已渗透到了我的生活，透过这扇窗口，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更看到了一个我不曾触及或者是不曾留意到的世界。



《共富路上齐奋进》(农民画)。

余晓勤 画

全冻死了。心里已经认定这盆三角梅就此与我拜拜了，但还有些不甘心。就将其搬到大棚里，让它度过接下来的冬天，等等看还有没有生还的机会。今天仔细一看，每一根枝条上都发出了绿色的苞芽，看来今年三角梅的张扬还不会中断，带给我的欣喜也还将继续。

可西边围墙下那棵大乌桕树就令人不敢乐观了。这棵树有近二十年了，有近四层楼房那么高，每到天热时节，浓密成荫的树冠挡住了来自西边酷热的阳光，家里人都喜欢将车子停在它的树荫下面。到了秋天，树叶渐红，满树的紫红将院子西边的天空都映得一片灿烂和喜气。冬天，乌桕树上密密麻麻的果实会逐渐从果壳中挣脱出来，白色的颗粒吸引着远近成群的鸟儿来啄食，叽叽喳喳的鸟鸣声让院子里平添许多生气。

去年的干旱持续时间长，从夏到秋一直持续到冬天，当乌桕树开始变红、落叶的时候，我有些隐忧地发现，这棵乌桕好像比公园里其他同类树种落叶时间早了一些。该不会是枯死了吧？

冬天，当所有的落叶乔木都将衣服脱光的时候，我是没办法知道这棵乌桕究竟是生是死的准确信息的。就好像一把晒干了种子，只有等它来年发芽了才知道生命还在延续。现在春天来了，所有的树木都长出了绿叶，而这棵乌桕

树的枝丫上依然静悄悄的，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只在靠近树兜两米高的位置有几根枝条上长出了些红色的芽苞。如此看来，这棵树上半部可能已经枯死，而下方的几根枝条还有一线生机，乌桕树或许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该怎么办？是将它锯掉，移栽一棵已成型的桂花树或者杨梅树过去？还是等候它的重生，看着它慢慢地重新生长，恢复原来那一片令人怀想的绿意？出于对一个成熟生命的尊重和旧有的感情，我倾向于后者。

看来又得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唉，好像这一辈子一直都在等待，等待……

大前年春天，有一次外出途中，我发现人行道边有一棵枇杷树幼苗，显然是路人随意丢弃的种子长出了新苗，想起家里还有一块空地，便将幼苗拔起来，移栽到园子里。

枇杷苗慢慢长大，三年时间已经有两米高的样子，树冠已呈伞状。去年冬天，我欣喜地发现，小枇杷树终于开出了一簇小黄花，密密麻麻的，算不上漂亮。春分过后，开过花的小枝条上，结了十多颗成型的小枇杷。虽然只是一棵零零的一小瓜，但足以证明它已经是一颗走向成年的枇杷树了，开花结果即将成为它的常态。果实味道怎么样？我期待着五月枇杷黄透的时节。